旧食新说

椿芽烩腊肉

当年在金汤区老区政府内开会的群众。

■龚伯勋 文/图

1956年夏，在先后完成康定城关区瓦斯乡的大冈和柳杨两个村的建社工作后，又调我到金汤区的五大寺做巩固合作社的工作。

五大寺合作社的社长姓贺。当年还有点“供给制”、国家干部吃“派饭”的遗风。社上将我派住在一户姓鲜的人家。鲜家是中农，生活条件较好，按规定我将每天的“住勤费”交给主人家后，他便保证我吃饱住好。

那时干群关系非常好，主人生怕亏待了国家干部。为我的吃很操心。金汤属于偏远地方，很难吃上大米，可隔三差五，主人还是要给蒸顿“金裹银”吃。所谓“金裹银”就是玉米面和大米合在一起蒸出来的“蒸蒸饭”。那玉米蒸蒸，开始有点吃不惯，总觉得吃起来有些“满口钻”。于是主人就想方设法做顿“金裹银”来改善改善生活。

为改善生活，主人还照机关那套，一个星期至少给打两次“牙祭”。鲜家在当地算是“殷实人家”，房梁上常年挂满腊肉。打“牙祭”自然离不开老腊肉。

五大寺村管的地方很宽，顺银厂河而下，要管到临近大渡河入口处半山上的火地大岩窝；往上要管到半坡上的江坝；过河后再往沟里走，就挨近鱼通纳足沟的二朗地界了。每当我上上下下转一圈回到住地，主人早就舀上一大盆刚烧好的酸菜汤，端上一蒸子“金裹银”，再就是一大盘喷香的老腊肉，等我开饭了。

五大寺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。江坝的贺先德就是1936年3月红四军经过五大寺时参加红军、并在同年入党的。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胜利到达陕北后，随军北上抗日，在军中一干就是几十年，解放后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、博物馆馆长等。离休后，曾在1984年9月携次子回乡探亲。

鲜家待我十分周到。说起吃的，最令人难忘的要数他家那么香喷喷的老腊肉了。那东西何以如此好吃，原来这是主人特地用椿芽子烩出来的。

纳足沟的二朗地方，沟深林密，长满椿树。从五大寺过河，到二朗地方，来回至少两个时辰。每年春夏，是采摘椿芽的时节。此时，主人都要背起背篼往返二朗沟多次，将采回来的椿芽子晒干储存备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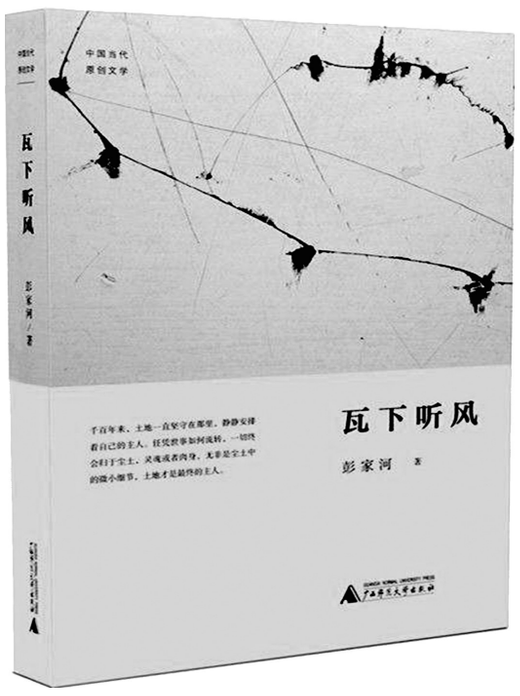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五大寺时，正是进二朗地方采摘椿芽的时节。用新鲜椿芽子烩出来的老腊肉，那味道特别地道！

可“好景不长”，在五大寺才住了不到两个月，康定县折多山以西的菩萨绒地方发生反动农奴主发动的反革命叛乱。一纸“调令”就火速将我调到折多以西木雅区的甲根坝，驻进民主改革期间试建起来藏族聚居区的首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—岗托社，专门从事合作社的巩固工作。

解放初期的金汤区政府所在地。

XINSHUJIA 新书架

《瓦下听风》



乡土情怀中观照时代命

彭家河 著

《瓦下听风》是一部关于乡土题材的个人散文集，极具人文色彩，共分为三辑，集合了彭家河近年创作的二十八篇散文精品，这些作品均在《山花》《花城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全国期刊发表，部分篇目入选《2011中国散文年选》《散文选刊2012年度佳作》《读者》等选本，还入选“2013年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·散文”。

彭家河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，用从容的笔触描写具有乡村特色的人事风物，讲述浸透着乡土风情的农村故事，面对城乡隔离、土地荒废等现象，彭家河道出了对现代化社会和人生独特的感悟，淋漓尽致地阐释了对“逝去”这一主题的思考，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城乡变迁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，同时也发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。

“鲁迅文学奖”获奖作家穆涛在阅读该书后，力赞彭家河的笔力和创新精神，他说：“《瓦下听风》直面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，观照时代的焦灼与裂变，着力点在人与物命运上。写作者笔法独到，笔力沉实，既浑然开阔，又鲜活具体，从文体到内容，均是当下散文写作的一种新突破。”

著名评论家王兆胜如此评价：“彭家河的散文有新意，是他心灵的歌唱和对思力所及的探索，值得给予充分肯定。一个作家没有对于天地阔大与精微的体察，是不可能写出佳作的，这也是彭家河作品的价值所在。”

SHANSHUIHUAJUAN 山水画卷

烟云供养

■李延

读过很多梅墨生山水和花鸟作品，总感觉他的笔墨间有一股独特的“气”。他画的花卉，结构疏落，枝朵晰然；他画的山水，峰峦墨痕，悠远又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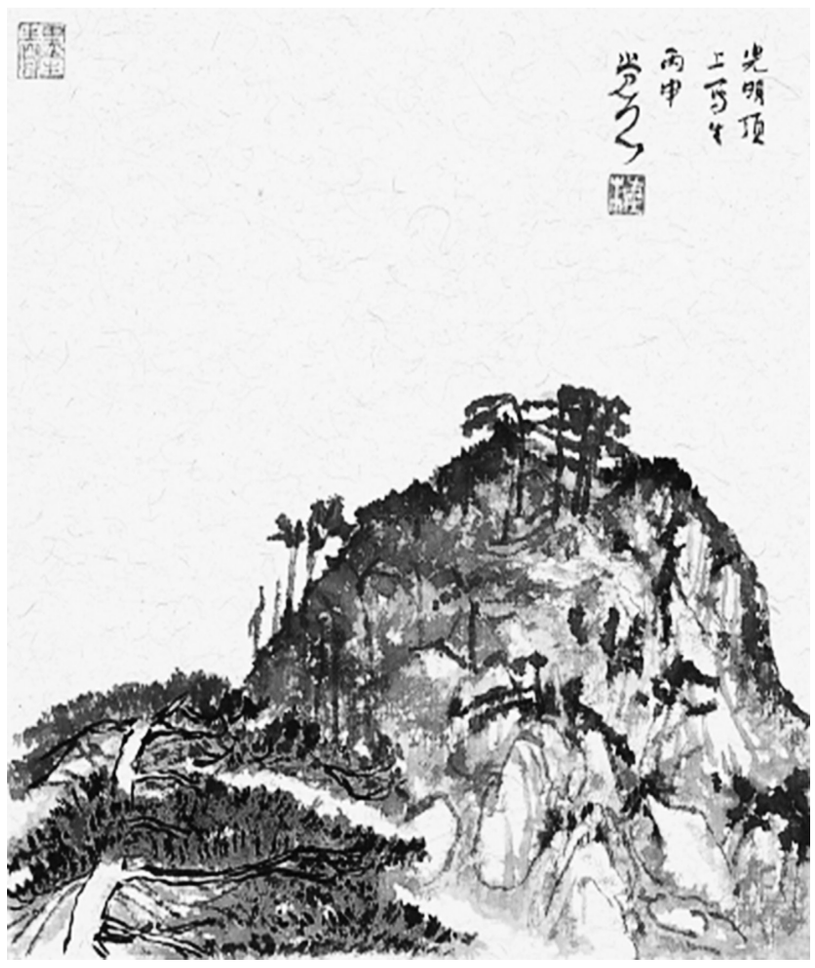
全面欣赏梅墨生的写生作品，是在前不久举办的“生气远出——梅墨生近年写生作品精选展”上。走进展厅的一刹那，我的脑海里便不断出现“烟云供养”四个字，原来即使是写生作品，依然带着梅派超凡脱俗的笔墨气息。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曾撰写过一幅对联：“翰墨因缘旧，烟云供养宜”，其意是结笔墨之因缘，受云烟之洗涤。烟云虽实指山水景物，其实是一种意境，是淡泊超脱的象征。

“烟云供养”的妙处和陶冶，在梅墨生的写生作品中随处可见，《雨中黄山光明顶远眺》中烟云缥缈、渐行渐远的清幽意境；以“骨法用笔”对《雁荡山》神韵的捕捉；夕阳西下，明月苍茫中，落墨巨石如嶂、气势不凡的太行山；早春茅山顶上远眺长江，皴擦点染营造出的一派迷离景致；在西北高原的苍凉与生机中用笔墨领略“母亲河-黄河”的气势……延庆、贵州、终南山、太行山、雁荡山、歙县与黄山，台湾、内蒙、迁安、镇江、杭州、延安，山川之气以不同的风貌在他的笔端呈现着，落纸云烟，每一幅画都像一篇他行走山川的日记：“贵州先后写生两次。一次去黔西南水族聚居区，一次去雷山千户苗寨。”，“重走西海大峡谷，又见到歪躺着而生机依然的古松，无比亲切”，“赴内蒙，画了几幅大青山”。

我感动于作者悠游山水的旷达心境，感佩于他始终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，他多年来坚持写生，有时风餐露宿，行旅艰难，但他仍然以自然为师，他说写生是自然与内心的双向旅行，有些景致来过不止一次，但每次对景写生都会生发出不同的感受，例如他的二十七幅黄山写生，八幅贵州写生，五幅太行山写生等，跨越经年，平铺在一起，便超越了时间和空间。

梅墨生的写生作品，尊重现场，尊重真实感受，南北地域不同，山石呈现的面貌迥异，笔墨则时而大气磅礴，时而温润如玉。虽然尺幅不大，但尺素之间尽显乾坤，和他的山水画相比，仍旧草木华滋，而且峰峦浑厚。最精彩的是他所画山石的边缘线，虽内敛却不失刚劲之风，墨中也饱含了一种平和的心态。

梅墨生的写生作品尝试着不同笔墨语言的应用，或工或写，工写的小景能悉数房屋上的瓦片和参差错落的枝叶，而“写”的作品则“元气淋漓”。我最感慨他的《陕西终南山》写生系列，终南山山势高险，很难用笔墨驾驭全貌。梅先生用湿笔渲染出天地混沌，一气浑莽，云烟里仍见山石树木，但已不再有枝叶的细致描摹，而是完全化为一气流荡之世界。梅先生的平淡豁达也在这些作品中墨飞色化，面对这氤氲的画面，我常想这大概是梅先生习练太极时的胸中气象吧。这是一位怡情山水、烟云供养的画家心中的磅礴之气。



黄山写生之一。梅墨生 作

DUSHUOUDEI 读书偶得

闲话残诗

■朱美禄

文学作品，应该讲求结构完整，以“全篇”的形态呈现于读者面前。被鲁迅称为“只有寥寥的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”的向子期的《思旧赋》，其实是一篇意思完整的作品；祖咏的《终南望余雪》虽不符合唐代试帖诗六韵十二句的规范，也毕竟是一首圆满自足的绝句。不过文学史上也确有一些残篇，美轮美奂，产生过巨大影响，让人追想不已。

据《石林诗话》记载，王安石对杜甫的诗句“钩簾宿鹭起，丸药流莺啭”推崇备至，曾得“青山扪虱坐，黄鸟挟书眠”之句，“自谓不减杜语，以为得意，然不能举全篇。”王安石这两句诗歌，表达了一种闲适和放达之情，辞藻和意蕴并臻至美。王安石“性酷嗜书，虽寝食，手不释卷”，所以“黄鸟挟书眠”并不意外。所谓“青山扪虱坐”，也并非空穴来风。《墨客挥犀》中说，有一天在朝堂之上，“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，直缘其须。上顾之而笑，公不自知也。朝退，禹玉指以告公。公命从者去之。禹玉曰：‘未可轻去，辄献一言，以颂虱之功。’公曰：‘如何？’禹玉笑而应曰：‘屡游相须，曾经御览。’荆公亦为之解颐。”可见王安石不乏名士风范，也爱读书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无奈地让称心如意的两句诗歌流产了。

黄庭坚晚年最得意的一联诗是：“人得交游是风月，天开画图即江山”，“每举以教人，而终不能成篇，盖不欲以常语杂之。”从主观态度上看，黄庭坚是不愿以狗尾续貂，所以这两句诗才没有了下文；从客观事实上看，这两句诗确实堪称秀句，卓绝巧妙，警俏超拔。作为宋代诗坛巨擘的黄庭坚，我们不能认为他才力不赡，也许是没有得江山之助，又不愿意让这两秀句与庸句杂处，结果只能不了了之，成为一大憾事。

据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记载，孟浩然曾经“闲游秘省，秋月新霁，诸英华赋诗作会，浩然句曰：‘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’举座嗟其清绝，咸阁笔不复为继。”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两句诗不但他人不复为继，就连孟浩然自己也难以赓续。虽说“书之阙误，有见于他书者”，但无论在《全唐诗》抑或是《孟浩然集》中，后人所能见到的都只有这一联残句而已。孟浩然五言诗歌天下称美，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”这联诗句精妙入神，因而曲高和寡，遂成千古“绝”唱。

其实，以残诗声名传于后世的，宋代平民诗人潘大临可谓绝无仅有。惠洪《冷斋夜话》中说：“黄州潘大临工诗，多佳句，然甚贫，东坡、山谷尤喜之。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，潘答书曰：‘秋来景物，件件是佳句，恨为俗氛所蔽翳。昨日闲卧，闻搅林风雨声，欣然起，题其壁曰：满城风雨近重阳。忽催租人至，遂败意。止此一句奉寄。’闻者笑其迂阔。”潘大临字邠老，因为创作灵感被打扰，只写出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一句诗便无以为继。他以这句诗奉答谢无逸而受到讥嘲，其实这句诗分量并不轻。南宋吕本中说：“潘邠老得诗‘满城风雨近重阳’，文章之妙至此极矣。”赵蕃也说：“好诗不在多，自足传不朽”，“我谓此七字，以敌三千首。”这句残诗不仅受到高度评价，还被人以绝句、律诗和词的形式续写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续作数量虽夥，但在质量上都没有超越这一句诗本身。假如说续写是做加法运算的话，这句诗还被缩减成了一个常用成语——“满城风雨”。经过浓缩，这句诗无疑更加深入人心，广播于人口。不管是被续写成文，还是被浓缩为成语，都折射了这句残诗嗣响久远，影响广泛。

诗未完稿，固属憾事；作为残诗却能够流传，亦不失为幸事。文学史上那些美丽的残诗，一如维纳斯，虽然断臂，但风致犹在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。

YINYUEBIJI 音乐笔记

卡萨尔斯1937年演奏的德沃夏克

■刘洵 文/图

听杜·普雷德的沃夏克，天纵之才，绝世无双。只不过德沃夏克没有这样的放荡形骸。有一部传记片《她比烟花寂寞》，堕落与天使，一步之遥。

听罗斯特罗波维奇思考多于激情，冷静细腻的风格，与我心中的德沃夏克相去甚远，始终没有等到我期盼的歌谣。

德沃夏克是最敢于呈现“歌谣”第的大师。

如果说帕尔曼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、演奏给某一群人的歌谣式的、未加深刻反思的演奏，那么卡萨尔斯的德沃夏克是在圣殿里的、对全人类的歌谣式演奏，萨尔斯1937年演奏的德沃夏克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到单纯，有时甚至显得笨拙，接着往下听会发现朴实天成，最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聆听大师的每一段单纯的、从心底自然流淌的声音所感受到的感动，是一种与演奏者同样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感动。难道这种单纯已经随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？在罗斯特罗波维奇、渡. 普雷的德沃夏克那里，没有大胆地歌唱。大声歌唱而又不落入平庸可能靠的是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，他们有沉思的细节、激情的梗塞，怎样把这些化为单纯的音乐呢？麦斯基的简单抒情当然不在讨论的范畴。

YAQU 雅趣

养砚

■徐学平

砚，又称砚台、砚田、墨池等，它既是文房用具，又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工艺品。好的砚台，以其丰富的观赏性和文化内涵，历来为君宠人爱，书载诗传，那些色理莹润、坚而发墨、呵气成云、贮水不涸的名砚更是被文人雅士推崇为至珍至爱之物。为此，古人还风趣地赋予了它拟人化的称号：姓“石”名“虚中”，字“居墨”，号“石友”，封“即墨侯”。

砚台的类别品种繁多，其中以石砚最为常见。一方石砚，应以石色纯美、石质温润、雕饰精致高雅、造型美观大方者为上品。端石如学士，竟体润朗；歙石如寒儒，聪俊清濯；洮河如闺秀，含蓄温婉；澄泥如艳妇，千娇百媚……石砚本是案头之物，但其一旦被文人雅士供奉于座右，它就开始镇守书房与精神为伴了。

真正爱砚的人都知道，砚也是有生命、有活力的，同样也需要关爱和养护，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养砚”。一方石砚能否长保活力，那便要看藏者是否懂得保养了，若保养得好，其锋芒必然锐利，发墨性一定良好。只有“养”过的砚才能保持色泽自然沉稳，砚体莹润如玉，周身散发出古朴的气息。

一般说来，新养一方美砚至少要半年以上，其间藏家必须坚持每天磨墨洗砚。常言道：宁可三日不洗面，不可一日不洗砚。洗砚必须洗净，不可使宿墨留存，以免因墨干燥龟裂而燥损砚面；洗砚只能磨洗砚堂，而决不可磨砚的其它部位，否则容易磨损砚的表层包浆，甚至伤及雕刻的细部。尤其是古砚，包浆是年代久远的象征，若被磨去，价值也就会大大贬低。

砚洗净以后，还须用清水保养，以养砚石之莹润。《砚笺》中早有记载：“凡砚池水不可干，每日宜清水养石润之，磨墨处不可贮水，用过则干之，久浸不发墨”。这就是说，养砚时应每日更换清水，时时让砚池保持湿润状态，而砚堂处不宜长时间浸水，以防久浸不发墨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失锋”。

时间在研磨中逝去，智慧的生命一截截缩短在砚中，这曾使得多少文弱的长衫书生坐在青灯黄卷下将岁月磨穿。今人养砚，多为藏砚。养一方石砚为伴，每当默守书屋，枯坐案前时，对砚如晤古人，虽不能有言语的交流，却能神游百年之外，于遥远处得到一个苍老的提醒。每每从恍惚中回过神来，握砚把玩，权当握住一段历史，且有一种旷远的回味。

砚的本性是爱水而不溺水，需水而不吸水，这恰如养砚者的人生。养砚的过程，也就是藏家自身逐渐改变的过程，或为投资，或为喜好，但是风雨彩虹后都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文化的传承。目的在变化，境界也在变化，养来养去，最终才发现其实自己“养”的不是一屋子的砚石，而是自己的一辈子。